



三生三世，她供血奉肉，挫骨扬灰，以身冶炼通往他幸福所在的通天浮屠

宝浮屠

齐木卡卡西◎著



这世上所有人都忘掉了

她曾来过的痕迹

唯独他，还负隅顽抗地

记得她的存在

不毁去今生

如何会有跟她重逢的来世

《胜姓》金牌写手
齐木卡卡西
继《迷途花》之后力作
再献奇幻

既然你喜欢

我就做第一棵开花的树

把春天的第一树花送给你

你以为傀儡就没有心吗

就不懂爱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宁 浮 屠

齐木卡卡西◎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雪浮屠 / 齐木卡卡西著. --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317-3027-9

I. ①雪… II. ①齐…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16107号

雪浮屠

作者 齐木卡卡西

责任编辑 王金秋

封面设计  设计工作室
<http://blog.sina.com.cn/v11design>

版式设计 刘子杨

出版发行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26号

邮 编 150010

网 址 <http://www.bfwy.com>

电子邮箱 bfwy@bfwy.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182千字

印 张 14

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2.00元

书 号 ISBN 978-7-5317-3027-9



霄浮屠

目 录

楔子	1
第一章 冷泉之殇	3
第二章 荒原之夜	11
第三章 包袱里的小梨	21
第四章 蜀山鄢家	30
第五章 潇潇楼新晋花魁	39
第六章 这就叫私奔吗	47
第七章 红袖的梦想	57
第八章 迟暮美人御行桉	67
第九章 御行桉的回忆	74
第十章 舍不得	87
第十一章 摇摇欲坠的真相	96



佛教教义中，浮屠又名“佛陀”，有无私奉献舍生求死之意。

楔子

“小绝，春天快过完了吗？院子里的梨花怎么开始落了？”

“小绝，妈妈好冷，过来让我抱一抱，好吗？”

极北苦寒之地的深冬，水晶窗子外面细雪翩飞，正如纷纷扬扬千树万树的落花。屋子里原本陈设便素雅，再加之此刻徘徊的暮色，显得更暗了，再亮的雪光也照不进来。

床榻旁放着火盆，细炭燃烧出炽烈的红色，四五岁模样的小男孩将火盆往床榻边再推近了一步，伸出小手紧紧搂住锦被中神志模糊的女子，呢喃道：“妈妈，小绝在这里，小绝抱着你，是不是好一点了？”

昏迷中的女子微微睁开眼睛，看着紧紧依偎在自己怀里的儿子的面容，泪珠突然自眼角扑簌而下。

她是个美人，纵使此刻已病入膏肓，形销骨立，但苍白的脸、哀愁的眉眼衬在红色的寝衣上，也仍有一种楚楚的风致。

她伸出嶙峋的手指艰难地摩挲着儿子的头发，屋外苍茫的天光和飞雪落进她的眼睛里，顷刻成灰：“小绝……妈妈对不起你，以后，你要好好照顾自己，乖乖听小梨姐姐的话，知道吗？”

小男孩强忍住眼泪，将整张脸埋在冰冷的锦被里，瓮声瓮气地答道：“不，妈妈，我要你照顾我。”

气若游丝的女子拼尽最后的力气吻了一下小男孩搂在她颈侧的手，重又沉沉合上了眼睛，陷入无边无际的昏迷中。

她紧闭着眼睛，嘴角却露出温柔的笑意：“小绝，你看，蜀山的梨花开了呢……整个山谷都开遍了……好美……”

她一边笑着，一边静静停止了呼吸，放在小男孩头上的手亦无可奈何地滑落下去，黄昏最后一丝暮色扫在房中的月白屏风上，屏风上漫天的梨花随风轻舞，花雨飘洒，霏霏如雪。

美得无人敢惊动。

美得像永远都无法企及的梦境。



第一章 冷泉之殇

北地，深秋。

玲珑到达沧遥王城冷泉城外时，发现城上方的天空正奇异地倾泻着艳烈的金红色。

她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为了接下来的这顿烤全羊，之前整整三天没吃饭，腰带足足多勒了两扣。还好，终于活着赶到了。

玲珑脚步虚浮地靠在大树上歇气儿，抬头看了一眼对面城门上遒劲沧桑的“冷泉”二字，擦了一把汗，挑着嘴角笑了。

城门口向来盘查甚严，玲珑耽误不起那个时间，于是悄然绕到城东一角，咬牙将腰带再勒了几勒，勉强提了一口气，跌跌撞撞地飞身跃过数丈高的青石城墙，脚刚沾地，冷不丁踩上一个圆圆的物事，差一点摔了个狗啃

泥。

好不容易站稳身子，玲珑恼羞成怒地顺脚一踢，那物事滴溜溜地往前滚去，头昏眼花的白衣少女定睛一看，顿时喜上眉梢——那圆溜溜的物事，竟是一个红得不能再红的蜜桃！

沧遥国终年酷寒，属地多是草原和荒漠，要养活一株桃树都难，更别说生出这般诱人的果实。

因此，冷泉城虽是王城，但这拳头大小的红蜜桃在这里依旧是稀罕物，平日里由铁骑自中原千里迢迢押运过来，总是连枝带叶被侍者小心翼翼放在水晶盘子里，然后送往宫中，即便是巨富显贵，亦难有机会品尝，更别提平头百姓了。

玲珑曾见过小侍童捧着装满蜜桃的水晶盘子那两股战战的模样，也曾有机会下手，但一想起惹出动静未免令师父生气，便狠狠心把快要流出来的口水又咽了回去，并忍住再也不多看一眼。

可这次，这可爱多情的果子自己跑到了面前，就另当别论了。

她蹲下身子，一个饿虎扑食把那还残留着自己脚印的蜜桃抢在手里狠狠亲热了一番，正待下嘴，忽见不远处的前方还静静散落着许多个，而且更大，更红。

她的小心脏不由得扑通扑通狂跳起来，这情景，可真像在做梦！不，连做梦也不敢梦得这般夸张！居然整整散落了一地！

为免梦醒得太快，她飞速系上左右两片裙角，做成布兜，虔诚地匍匐在地上，颤抖着手指把这些落难的小美人往布兜里塞。

这么一大包，足够她和师父两个人吃撑了！不，不能给师父吃，师父如果知道她又偷偷跑出来觅食，一定会责罚她的，还是留着一个人偷偷享用好了！想一想，无星无月的子夜，屋子外面风刀霜剑冰天雪地，而红彤彤香喷喷的蜜桃就在枕畔，想吃的时候狠狠咬一大口，或者什么也不做，就这样抱



着圆滚滚的它一起入眠……

飞扬的绮思让玲珑双颊绯红，如痴如醉。正捡得兴起，指尖突然触碰到一摊温热的液体，她疑惑地将指尖举到眼前一看，是红的，比手中的蜜桃更艳丽千万倍。

顺着那摊血红望过去，她看到一个宫装侍童的脸，小小的脸掩藏在散乱了乌发中，无神的瞳仁空洞地瞪着未知的远方，像无边旷野上屹立着的枯树，已经永远地失去了生气。

他瘦薄的身子静静蜷缩着，温热的血从颈部的创口汩汩流出来，在深秋冷硬的沧遥大地上淡淡地冒起白烟，随即遽然消散。

玲珑再一次伸出手去探了探，那血可真热，几乎烫手。原来，人的血都是热的，热气散了，人也就活不成了。

透明的水晶盘子在刚断气的小侍童周围碎了一地，浸在艳红的血泊里，被染成了红宝石。玲珑不知道死去的这个是不是她以前见过的那个，在她的记忆里，冷泉城王宫里的小侍童，都长成这个样子。

再站起身来的时候，她才发现死的并不只有小侍童。

冷泉城的通衢大道上，遍地都是尸体，身着铠甲的战士，死不瞑目的妇孺，飞扬的铁蹄从他们身上践踏而过，冰冷的刀锋潜流暗涌地朝冷泉城的中央汇集，满城蔓延的鲜血伴随着冷泉王宫噼啪燃起的火焰，渐次点亮了北方深秋苍茫的天空。玲珑终于懂得那奇异的艳金色的由来了——那是血与火的交汇凝结。

这么多浓墨重彩的颜色，晃得玲珑有些眼晕。她皱了皱眉头，退至街边的一家胡饼店里。饼铛之下炉火烧得正旺，伴随着吱吱的声响，一张一张沾满了芝麻的圆饼在热油里被烙得金黄，而后焦糊。饼店的白胡子老板倒在炉畔的血泊之中，颈项已经断成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弧度，嘴里犹自喃喃着：

“回来了……那人回来复仇了……城要毁了……天要塌了……”

除了白胡子老板临死前的呢喃，整座冷泉城寂灭如寒渊，死去的人已然超脱了，活着的也不再挣扎。刀锋和火光将往昔的繁华摧毁得一干二净，谁也说不清楚这炽热灰烬之下掩埋的是一座告别的地狱，还是崭新的天堂。

吃不到烤全羊的惆怅铺天盖地地将玲珑淹没了，她沮丧地坐在空荡荡的店堂里，对着满城寂静，默默啃着一张有些烙过头了的胡饼。

将整炉烙糊的胡饼吃光以后，玲珑将一条围裙盖在了死透了的白胡子老板的脸上，重新走向血流成河的大街。她皱着眉头看了看被染脏的鞋底，或许，以后都不用再来了。

大街上仿佛成了染缸，她只得闪身拐入一条小巷，巷子里沿途堆满了为牲口过冬备的干草料，淡淡的清香暂时盖过了满城的血腥气。玲珑闭上眼睛，贪婪地猛吸了一大口。正陶醉间，冷不丁脚下一紧，似被从草堆里钻出来的物事紧紧缠住了。她想也不想，顺脚便踢回去，让那东西深深淹没了草堆里。

刚走两步，脚下又被缠住了，她低头去看，紧勒住她右脚踝的是一双黑乎乎的手，在她本就被鲜血染脏了的白绸靴子上留下了齐齐整整十个手指印子。玲珑心头烦闷，肚子里一炉囫囵吞下去的胡饼几欲翻腾而出。想要拔腿，那双手却越勒越紧，几番纠缠之下，玲珑又是十几脚踢了出去。

那人终于从草堆里挣扎着爬了出来，全身被踢得血肉模糊，一双手都快烂了，却仍死命攥住玲珑的右脚。静下来的间隙时刻，玲珑终于听到那人嘴里传来的几不可闻的声音：“送……送我出沧遥……”

出沧遥？到哪里去？

玲珑怔了怔，又添上几分力气，终于成功将他踢飞到了旁边。然而没走两步，他又阴魂不散地跟上来绊住了她的腿，依旧沙哑着声音重复那句话：“送我出沧遥……”

玲珑待要再踢，但实在无从下脚了，她只得叹了口气，顺脚将他钩翻了



一个身。

脚下那人身量未足，似乎还是孩子，十五六岁的模样。从头到脚湿漉漉裹满了臭泥浆，泥浆外面又沾满了碎草屑，殷红的血蜿蜒着染遍了周身，他却全不在意，只静静蜷缩成一团，狠命抱住玲珑的腿，活像一只被逼上绝路的刺猬。

他的一张脸已经被玲珑踢得花里胡哨，完全看不清楚，唯有一双深碧色的眼睛执着地亮着，犹如幽冥世界的鬼火，死也放弃不了对世间的贪恋。

玲珑觉得碍眼，待要一脚踩熄它们，那孩子却牢牢盯住她，再一次呢喃出声：“送我出沧遥……仙子婆……婆婆……”

仙子婆婆？

玲珑怔了怔，扫了一眼自己飞扬的银发，被气笑了：“我既不是仙子，也不是婆婆，更不会送你出沧遥。你看错人了。”

“不，你是……小梨姐姐说你是……我没有看错人……你每个月都会从城东飞进来……去阿克苏烤羊馆后门……趁厨子不在的时候悄悄扛走一只烤好的羊……再从旁边的茴香店顺一瓶孜然粉……然后飞到库托家的茶楼顶上，就着他家檐下挂着的干辣子把羊吃掉……”

那孩子气都喘不顺了，胸膛剧烈起伏着，鲜血沿着嘴角丝丝缕缕渗出来，却依然死死盯住玲珑，固执地说完了这一长串无关痛痒的话，把她吓了一大跳。

白衣银发的少女绿着脸蹲到他面前，拧眉道：“我做这些的时候明明神不知鬼不觉，你怎么知道的？”

绿眼睛孩子身体抽搐了一下，隐约可辨挤出的是一抹模糊的笑意：“鬼神也许不知道，但阿克苏家的厨子、茴香店的大婶、库托，还有我和小梨姐姐，都知道。”

这一次轮到玲珑抽搐了，她跺了跺脚，暴怒道：“不！可！能！”

绿眼睛孩子歇了歇，重又开了口：“那天我和小梨姐姐经过这条巷子，恰好看到你从城墙上飞下来，她说你白衣白发，武功绝世，面容青春是因为仙气护体，实际上年纪已经很大了，应该尊称你一声仙子婆婆……但阿克苏家的厨子、茴香店的大婶、库托都说就算是仙子吃东西也要付钱，我和小梨姐姐给了他们每人一锭金子，替你付下了十年份的，他们才没有找你的麻烦，任你来去自由。娘亲给我念过中原的话本折子，那些折子上说凡人没事不要随便打扰到凡间微服私访的仙子，否则仙子会恼怒，化身寒号鸟飞到那人的院子里，吵得他夜夜睡不着觉，所以我们每次都只是躲起来远远地看着你。”

玲珑张了张嘴，原本被寒号鸟的故事逗得想笑，然而立马又被排山倒海的挫败感击溃了——她满以为自己行事干净利落，没想到居然成了这么多人眼中的笑柄。

“仙子婆婆，送我出沧遥。”那小孩见玲珑沉默了，立马打蛇随棍上，再一次抱紧了她的腿。

玲珑拍了拍手站起身来，一脚将他蹬开：“我又没逼过你帮我付钱，别想赖上我！还有，别叫我仙子婆婆。”

小孩愣了愣，随即又黏了上来，犹疑地唤道：“仙子……大婶？没人能帮我了仙子大婶，梭王已经在屠城了。求求你，送我出沧遥吧。”

玲珑恼恨得银牙咬碎：“你才是大婶！你全家都是大婶！就算你再请我吃五百年份的烤全羊，我也不会帮你这种瞎了眼的小鬼！！！”

“五百年份不够啊？要一千年份吗？可这次我走得匆忙，只带了半包金叶子啊。”绿眼睛的孩子盯着她，急得要哭了。

玲珑承认自己输给他了，于是紧紧闭上嘴巴，一言不发转身就走。

脚还是被绊住了，玲珑恶狠狠地低下头去，他却在笑，脸上的伤口全都绷裂开，愈显狰狞，“仙子大婶，我有一个好主意，你送我出沧遥，我请你



去芒州城吃鱼。娘亲说过，芒州城的鱼比冷泉城的羊肉鲜美千百倍，你一定会喜欢的，仙子大婶。”

银发美少女终于忍无可忍了，抓狂道：“你怎么不去死！！！叫我玲珑！！！”

绿眼睛小孩似被吓住了，喃喃唤了一声：“玲……玲珑你好，我叫……御行绝……你……你也可以叫我小……小绝……”

玲珑也斜着眼睛，漫不经心道：“那芒州城的鱼，果真比烤全羊更美味？”

御行绝斩钉截铁地说道：“虽然我从小到大从没有离开过沧遥半步，但是，我娘亲说过的，肯定不会错，我娘亲她不会骗我的。”

没有离开过沧遥半步。

玲珑望向冷泉城之外的天空，那里邈远无边际，沧遥是她到过的最远的地方，如御行绝一样，她也没有再逾越过半步。在她眼里，这北地明珠冷泉城便已经闹腾得不像话了，往南那些温暖的地方，不知道会繁华成什么样子。

她以前对这些完全没兴趣，这一刹那却不知怎么，突然有一点儿想知道了。

或许只因为那芒州城里连御行绝也没有尝过的美味的鱼。

天色已近黄昏，火势自冷泉王宫烧了出来，渐次蔓延了整个冷泉城，与落日一同将天幕烧得透亮，巷子口的草料堆亦被溅起的火星点着，热浪借着风力，张牙舞爪地往巷子深处袭来。

玲珑犹自怔怔，御行绝慌忙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扑向一旁的草料堆，用一双脏手又拖又拽，扯了一个用油纸包得严严实实的等人高的大包袱出来，艰难地背在身上，然后仰着一张血肉模糊的脸，一言不发满目凄绝地注视着地。



原来，他并不矮，冲天火光之中的剪影，甚至有几分英雄末路的壮美。或许把他当作孩子并不合适。

她被御行绝忧伤且夺目的绿眼睛逼得无处藏身，只得讪讪地将视线转开。

到沧遥或者到芒州，都是违抗师命，并不会有多大差别吧？

况且，多去看看未知的广阔世界也好，否则这一生，真是太长，太无趣了啊。

她垂首笑了笑：“走吧，去芒州城请我吃鱼！”

彤彤烈焰撕裂了冷泉之夜，火光映照之下，银发少女的笑恍若开在彼岸的洁净花朵。她回头看了一眼在大火中低声饮泣的冷泉城，顺手拎起绿眼睛少年翩然跃出城墙，往未知的黑暗里行去。



第二章 荒原之夜

出了冷泉城往南行，一路都是茫茫荒原，看不到尽头的褚黄土坡连绵起伏，萋萋荒草早已在萧瑟的秋风中折了腰，只等着初雪降临后彻底长眠不醒，结束这一生的无望。

玲珑并非御行绝以为的仙子，除了翻墙头比较在行，根本飞不了多久，出城之后一直带着他在荒原上走。

偏偏御行绝像只惊弓之鸟，一有风吹草动便弹起来，紧紧抱住他那个大包袱，仰着血肉模糊的脸用那双该死的绿眼睛绝望地盯着玲珑，她被疼得心里一挠一挠地疼，然后不得不使尽全身力气拽着他在荒草丛里夺命狂奔。

狂奔的过程中，把一身白衣和一头银发糟践得跟御行绝一样邋遢之后，玲珑开始隐隐察觉到这场交易不划算。



但有什么办法，她已经在路上了。

整整奔逃了一个昼夜，单调寂寥、千篇一律的荒原景色让玲珑一度以为自己又回到以往那些一望无际的孤独梦境里。唯一不同的是，这一次身边多了一个绿眼睛的累赘，他的呼吸声微弱地响在耳边，他的手握在她掌心里，冰凉，却还有最后一丝苟延残喘的热气。

原来孤独梦境里有一个人同行的感觉，是这样的。

太阳再一次消失在地平线之后，玲珑带着御行绝赶到了一条大河边，水声潺潺，大河像一匹幽黑静默的锦缎在两个少年人面前徐徐伸展。

一见到这条河，御行绝好似从垂死病中惊坐而起，那股生龙活虎的力道把玲珑吓了一大跳。他泪花闪闪地抱住脏兮兮的银发美少女，颤抖着声音道：“太好了，这一定就是湄河了！娘亲说过，湄河边的云杉林子往南八百里便是芒州城。玲珑，我们死不了了！”

玲珑气恼地从头上揪下一大把枯草叶，怒吼道：“谁跟你‘我们’？我一直都死不了好不好？要死的那个人自始至终都是你！”

御行绝小心翼翼地包袱从背上卸下来，放到河岸边，而后挠了挠满头乱发，苦恼地把玲珑上下打量了一番，“我知道被追杀的人是我，可是玲珑，你真的快要……脏死了。”

玲珑咬了咬牙，气急败坏地俯身往光滑如镜的河面上瞅去，晦暗的暮色之中，河里陡然多出一个蓬头垢面的女鬼，张牙舞爪似要冲出来祸害人间。

“女鬼”双手捂面一阵哀号，义无反顾地往湄河中跳去，顺手拉上了畏畏缩缩地站在一旁的绿眼睛孩子。

御行绝猝不及防被拉入了刺骨的冰水中，浑身仿佛被钢针密密匝匝地穿透，哼也来不及哼一声，便抽搐着往河底沉去。他想要挣扎着浮起来，然而手脚瞬间僵住了，完全挥舞不动。他隔着水波遥遥望了一眼岸上静静放着的青布包袱，突然不知从哪里生出来一股力气，猛地往上一蹿，死死搂住了唯



一能抓到的东西——一条光滑如玉的小腿……

浑身湿漉漉的银发美少女把他从水底捞起来，一个巴掌甩过去，打得他鼻血狂喷：“放心啦，本儿没有捞回来之前，我不会让你死得这么痛快的！快把自己洗干净，马上就要到晚饭时间了，看着你这张破脸，实在是没食欲！”

御行绝本就伤得重，亡命奔逃了一昼夜已是强弩之末，现下被玲珑一吓，被冰水一泡，终于彻底散架了，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更别提把自己洗干净了。

他只得再一次抬起血肉模糊的脸，哀哀欲绝地用绿眼睛望着玲珑。

刚把长发打理整齐的玲珑皱了皱眉，待要撩起河水擦他那张脸，可最终还是放弃了，只懒懒地在他身上敲了几下，嘟囔道：“真是便宜你了，用平时伺候师父的法子来给你治伤。”

她的手刚缩回去，御行绝便听到全身骨头皮肉咔嚓咔嚓响起来，不过片刻工夫，居然全长好了。他不敢相信地抬了抬完好无损的手脚，发自肺腑地赞美道：“太神奇了！真不愧是一顿能吃一头烤全羊的仙子婆……哦不，女壮士啊！”

玲珑身子一僵，慢吞吞地转过身来，面无表情道：“你，说，什么？”

刚从伤痛之中解脱出来的御行绝看着出水芙蓉一般秀美的女壮士，讶然道：“你没听清楚啊？我在夸你啊，我说……”

他正准备把方才的话重复一遍，突然听到女壮士的拳头嘎巴嘎巴直响，出于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我保护本能，他慌忙顿了顿，浑身哆嗦着把一张乌七八糟的脸往水里扎去：“我说这水太冰了，我赶紧洗完去岸上等你。”

美如天仙的女壮士没好气地撇了撇嘴，一边慢吞吞地搓洗自己的白色衣衫，一边碎碎念：“真是没见过比你更娇气的男人了，要是把我平时的澡池